

台大社會學系教授

藍佩嘉



學習迷思： 小學生要做研究？

近年教育界盛行專題研究比賽，期望培養孩子自主學習能力，但對於中小學生而言，這樣的學習是否會揠苗助長？讓孩子提早壞了學習的胃口？

我

接到一位國小老師來信，說有六年級小朋友，讀了我寫的《跨國灰姑娘：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》，想來訪問我。「小學生？」我揉揉眼睛，想確認自己沒有看錯。我的書雖然致力深入淺出，但確實不能說是老少咸宜。過去有高中生看過來信，但小學生還是頭一回。因為好奇，我便答應了。

當天有五位小學生在老師陪同下前來，他們有些青澀緊張，拿出打好草稿的問題，像記者般恭敬發問。

結束前我問他們，真的看過、看

懂這本書嗎？小學生誠實的笑說，看了一點、有些地方看不太懂。老師在旁也不好意思的說：「這是因為教育局辦了一個小學生專題研究報告的比賽。」老師送給我一張獎狀般的紙，讓我跟孩子們合照留念，好放進研究報告裡面。

前一陣子，台灣師範大學宣布舉辦「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」，引起坊間眾多的討論。先不論「經典」書單該如何選擇，也暫時不管學生是否讀得懂。我想說的是，無論是小學生的專題研究，或高中生的

經典會考，都反映出台灣社會有關學習的迷思。

學得早，未必學得好

華人的補習教育，尤其是私校的教學模式，一直採取類似的原則：暑假補習先上秋季班的內容，孩子到時就能顯得從容，三年課程要在兩年半教完，最後的學期就能反覆演練。

提早學習有什麼問題？表面上看來的學習優勢，其實可能造成日後的學習遲鈍。重複聽講與反覆演練，讓學習變得無趣，限制好奇與探索的心靈

空間。高中的公民教育是一個例子，由於課本內容塞滿了經濟、政治、法律、社會學的概念，學生進了大學，經常覺得「唉呀，這些我以前就學過了」，而高中的背誦學習方式，容易磨損了他們對知識的好奇心。

事實上，我覺得高中生讀那些深澀的經典也不錯，畢竟，我少時也從當時念大學的姊姊的書架上，拿了【新潮文庫】那些書來亂念一通。我不贊成的是，指定經典的閱讀範圍（幾頁到幾頁），並且用會考的方式來選拔優秀學生。

我不認同用「資優班」的方式來看待人文教育。相對於科學教育，人文知識的學習，更需要時間的淬鍊（如個人生命的經歷與反思），也有賴空間的開展（如與不同社會、人群的接觸與互動），這樣的學習過程，無法速成，也難以跳級。

以專業研究模式當標準

這些年來，有愈來愈多的高中生，時興用學術研究的方式來做「人文科



拿掉框架，讓孩子自由自在的學習，他們才能培養出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。（天下資料）

展」。這些看似「有模有樣」的學習，往往形式勝過實質。我在網路上看到中小學老師，教導學生如何進行研究報告，基本上就是把大學生或研究生寫論文的訓練予以簡化。

這樣的學習方式有問題，不只是

因為要「小孩子開大車」，而是沒有必要的讓孩子過早進入專業的框架，阻礙他們自由跨越不同知識領域的邊界，反而無法培養在這個學習階段，更重要的想像力與創造力。

如果我們希望小學生或中學生關心移工人權、多元文化的議題，與其要他們撰寫生硬的研究報告，不如請他們想像異鄉人的處境與心情，以培養同理心，例如假想你是台灣的外勞，你想寫一封信跟台灣社會說什麼；與其要他們閱讀學術文獻，不如請他們透過文學、電影或時事，了解不同時期、國家的類似移民現象，以開展歷史、國際的比較視野。

同為大學教授的朋友，常常苦笑着說，我們在大學教書，最難的是教學生 unlearn（打掉重練），也就是要學生丟掉過去在應試教育中，培養的刻板知識與僵化習慣。台灣社會根深柢固的學習迷思，如提早學習、偏重形式，也需要被打掉重練，否則，我們推動的各種多元學習方式，仍不免掉進考試、比賽等窠臼，陷入舊瓶裝新酒的困境。♥